

秋灯琐忆



〔清〕蒋坦——著

朱隐山——译注

秋 灯 琐 忆

〔清〕蒋 坦——著

朱隐山——译注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灯琐忆 / (清) 蒋坦著; 朱隐山译注. -- 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1
ISBN 978-7-201-14316-3

I. ①秋… II. ①蒋… ②朱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93195 号

秋灯琐忆

QIUDENG SUOYI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刘 庆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	300051
邮 购 电 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 子 信 箱	tjrmcbs@126.com
责 任 编 辑	伍绍东
特 约 勘 校	刘 朋
产 品 经 理	王利飒
书 籍 设 计	王 易
制 版 印 刷	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110千字
印 数	1-7,000
版 次 印 次	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2.00元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前言

〇〇一

译文

〇一七

原文

〇七七

咸丰二年初版序

一四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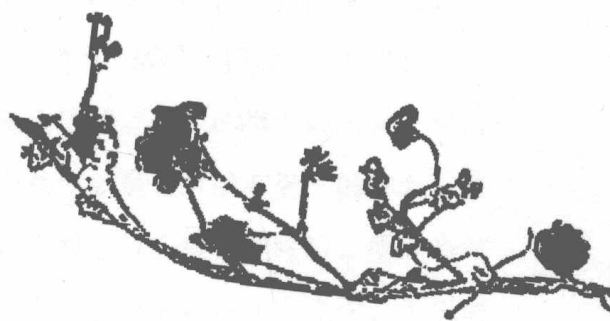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一 蒋、关夫妇诗词百首

一五三

附录二 年表、人物传

二一五

前言



杭州人蒋坦出生于清道光三年（1823）的秋天。历经相识以来的五次邂逅，他在二十周岁的那个七夕，迎娶了年长自己一岁的关锁。蒋、关两家在蒋坦父亲蒋焜这辈已是表亲，他们的结合可谓亲上加亲。更难得的是，这对自小以来长辈们眼中的璧人还能志趣相投——诗酒酬唱，琴瑟和鸣，在西湖山水之间和西溪一带，过着吟风赏月、餐露饮霞的神仙生活。

两人都不是凡夫俗子。蒋坦的祖上因为善于经营而家资富饶，父亲蒋焜更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。蒋焜字书奴，因为经常像李贺一般骑驴吟诗，所以当时人又称其为“诗呆”。这“书奴诗呆”之子，不仅后来中了秀才，亦遗传了乃父作为诗人的几分痴气，少年时便颖露出诗文方面的才华。

关锁，字秋芙，又字芙蓉，容貌是否堪比芙蓉

花，令人无从以感性认知，但据她的传世作品来看，说其诗才胜过乃夫，或许并不夸张。秋芙的娘家亦是书香门第，据说家中的女性长辈里，出过诗集的便有数人。她受过什么样的熏陶，有如何的教养，可以想见。在文学史上，她亦以浙派女诗人的身份而昭显于世。

这样一对夫妻，很像是“赵明诚—李清照模式”在清代的重现。以他们的出身、教养和性情，无论外部环境如何，兴许都会在生活中安放诸多的诗意，不唯在生活中发现诗，甚至干脆把诗落实成生活本身——这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而是将人间烟火视同浪漫的奇景；这并非矫揉作态，而是出于天性与本能。

婚姻里肯定不乏矛盾、争吵和忧患，更多时候呈现出来的却是优雅、安乐和温馨，是充满诗意与梦幻光辉的日常。品茗赏花，泛舟吟月，写字弹琴，寻幽访胜，他们获得了帝制时代一般人——尤其是闺中女子——想都不敢想的日常，亦获得了劳碌于尘寰、挣扎于信息之海的现代都市人求而不得的浮生闲适。

转眼，婚姻生活历经了十个年头。蒋坦用一篇近乎回忆录的散文体作品记录、回忆和书写了与妻子度过的这些美好年月。以今度古，或许可称为十周年结婚纪

念礼物了。这是《秋灯琐忆》的初稿，刊刻于咸丰二年（1852）。那一年，关锬三十一岁，蒋坦三十岁。书的扉页印上了“巢园藏板”等字样，而作为蒋家别业的巢园，正是他们夫妇婚后在西子湖畔的主要居所。

五年之后，关锬病故。蒋坦写下了一组《悼亡》绝句，多达八十首。他写下一句诗的自注，说妻子将自己的书斋题名为“三十六芙蓉馆”，而小字又叫“芙蓉”，在三十六岁上去世岂不就是讖语吗？失去爱妻的蒋坦悲伤莫名，将生死的无能为力认定为宿命的安排，一如夫妇两人笃信佛教而又沉迷于扶鸾的虔诚。

他增补了《秋灯琐忆》，添加了一些悼亡内容，使原本单纯记录夫妇美好生活的回忆录笼罩上一层悲凉之雾。回忆里温馨的生活细节旁边暗藏着危险，灼灼的才华之侧是死神隐忍的杀机。因为哀伤和惊惧的加入，日常的温馨琴曲里有了弦外之音，稍后开始，便有人将《秋灯琐忆》视为成色十足的悼亡文字。

直到民国，对小品文的推崇成为潮流，其便与《影梅庵忆语》《浮生六记》《寄心琐语》等同记闺中日常的散文、小品文相提并论，被视为“忆语体”的代表作。这些作品无一例外，在笔墨和记忆之间，

为旧日时光赋予了足够的诗性和美，因而又被称为“美化文学”。

咸丰七年（1857），蒋坦将妻子毕生所作的诗词刊刻出版，命名为“三十六芙蓉馆诗存”，并将悼亡诗《愁鸾集》和增补过的《秋灯琐忆》附录于内。

这篇七八千字的散文，其实可以分为四十余则，每则的排序，似乎并无一定的规律，没有时间或逻辑方面一以贯之的线索。它们被信笔写就，触及的内容又好似被陡然想起，仿佛是过往的实录，又恍惚是梦境或记忆的重构。

就这样，关镗以“秋芙”的形象——一个妻子的形象，一名才女的形象，甚至一位名播当时闺秀文艺圈的诗人的形象，永恒定格在了《秋灯琐忆》里。

她温柔贤惠，善解人意，能在丈夫要慷慨待客的时候，默默典当自己的首饰来买酒——这是汉语中典型的“贤妻”，如元稹诗追述亡妻所谓的“泥他沽酒拔金钗”；她还幽默诙谐、善辩能言，多有机锋，甚至时常流露出那个时代男子才能有、才敢有的豪气与见识；她亦是一位有捷才和巧思的女诗人，在闺秀诗人辈出的清代，在江浙一带的女诗人群体中，都是一

个丰富而特别的存在。

这也难怪，林语堂会将她和《浮生六记》的女主人公芸娘（陈芸）视为最可爱的两个古中国女子。和《影梅庵忆语》里的董小宛形象相比，秋芙和芸娘的形象确实更立体，也更容易获得一颗现代心灵的激赏。另外，芸娘作为颇具诗才的女子的形象，只存在于丈夫书写的《浮生六记》中——秋芙比她幸运得多，不仅有才女和诗人之名，其才女和诗人的具体形象亦不仅体现于《秋灯琐忆》。哪怕没有《秋灯琐忆》，关锬的才女和诗人形象，亦足以通过其作品得到确立。

“平伯”是蒋坦的字。它亦是新文学作家俞铭衡的字。后来，俞铭衡干脆以字行世，就是大家熟悉的俞平伯。俞平伯在1923年的杭州，为当时刊行的《浮生六记》写过一篇序文，里头用来赞赏沈复这部书的几句话，挪用以形容蒋平伯的《秋灯琐忆》，我想可能也算合适：“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，只见明莹，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；只见精微，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。”

蒋坦在《秋灯琐忆》的内文，没有用过“秋灯”这个词汇，而将是书定作此名，不知何故。没有直接的材料表明，蒋坦是在具体的某个秋天将此文一气呵

成的，但真相可能确实如此——由回忆往昔而落笔为文，它成形于秋日的灯下。

蒋、关二人结缡于七夕，已是孟秋时节，故人灯下相见，得遂平生之愿，已是动人；十五年之后的正月，关锬去世，蒋坦在八月开始刊刻亡妻的《三十六芙蓉馆诗存》，并附录《秋灯琐忆》于后，又是秋天。两人的婚姻始于秋天，又将人天永隔的纪念定格于秋天。如此的因缘循环，都关乎秋季——此或是一解。

蒋坦对妻子既欣赏又敬佩。他为《三十六芙蓉馆诗存》题了六首诗，其中一首描绘了关锬在当时的女性诗人群体中的突出形象，用到了“秋灯”的意象：

二沈金闺彦，为君耐久朋。才情斗春茗，健语落秋灯。在手无烦铁，如材一正绳。近来工赋物，尤让令晖能。

在丈夫眼中，关锬是一个捷才如斯、健谈如斯的奇女子。春朝茶前的信笔，秋日灯下的言谈，都是她展示天分、才情与个性的舞台。蒋坦在《秋灯琐忆》里的记录，除了纪念，多少也有炫示的味道：得妻如

此，足以惹人艳羨了吧？

哪怕现实中可能发生过诸多的不愉快，哪怕正妻之外，蒋坦亦是至少有一房小妾的人，但这些现实生活里种种的不和谐，在回忆中都被过滤掉了，只有最美好的部分被留了下来。至于蒋坦的肉身，在妻子故去的五年之后，亦陨灭于因太平天国军队围困杭州而带来的冻饿之中，他身上与关锁有关的记忆随之湮没。

然而，这些记忆因化身为文字，留下了片羽吉光。那就是我们如今读到的《秋灯琐忆》。它或许诞生于秋夜的灯前，基于作者的选择性记忆，一种对过去日常的美化与升华，一种意味深长的自我安慰与疗救。那些记忆的碎片，又如摇曳于秋风中的灯火那般缥缈。如同宋人王沂孙的《醉蓬莱》词，下阕亦深陷于回忆的幽暗，一盏秋灯点燃的不只是凉夜，还有往事纷披从何说起的怅然：

数点寒英，为谁零落，楚魄难招，暮寒堪揽。步履荒篱，谁念幽芳远。一室秋灯，一庭秋雨，更一声秋雁。试引芳樽，不知消得，几多依黯。

第一次读《秋灯琐忆》，是在二十岁前后。在此之前，我已读过了《浮生六记》，20世纪80年代某出版社出的薄薄一册。然后找到了《闺中忆语五种》，收录冒襄《影梅庵忆语》、沈复《浮生六记》、陈裴之《香畹楼忆语》、蒋坦《秋灯琐忆》和余其镛《寄心琐语》，而于《秋灯琐忆》，初读的印象最是深刻。

当时的我肯定不会想到，十余年后居然会基于特殊的机缘，来为这本书做译注的工作。民国以来，从标点整理排印本，到注释本，《秋灯琐忆》的各式版本可谓不少，就连现代汉语的译本亦不罕见。然而，不知道是否因为《秋灯琐忆》的文章并不算深奥，属于相对浅白的文言，所以前辈学者在注释的时候，可能觉得不必多言，往往注得简略；于文中涉及的诸多人名和专有名词，则出于其他的考虑，甚至干脆放弃了注释。至于几种译文，以愚见来看，可以商榷的地方亦不少。恰逢被邀约来做一种古书的译注，所以动了自己试试的心思。

试过之后，才真正领会到所谓“事非经过不知

难”的深意。像《秋灯琐忆》这样的文字——称其为散文、小品文、忆语体或回忆录，似乎都可以——看上去简单，不如经史诸子那般令人望而生畏，但真的着手来翻译和注释，才发现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——譬如一些相对冷僻的表达，以及大量的活跃于作者交际圈、为他所提及的人名，要做到不一带而过、切实清晰，需要参考的东西并不会少。哪怕预感可能会做得不如前人，但至少要去努力获得一种有别于前人的表达特质（翻译方面）和内容侧重（注释方面）。因此，在翻译方面，我的原则是尽量忠实于原文的表达，不增不减，语气上营造出娓娓道来的回忆气氛；在注释方面则选择“做加法”，在我觉得现代人可能隔膜的地方，不避烦琐地给出注解。

我学西方哲学与美学出身，同时创作现代诗，后来又从事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汉语新诗的研究与批评。《秋灯琐忆》的译注似乎并不该由我这样的人来做。但我从小热爱古典文学，受过基本的训练，还能作一些旧体诗词，出版过谈古典诗词的随笔集，亦不算与此事全不相干，故不揣浅陋，冒失上阵了。

何况，早在民国初，新文化运动后涌现出来的诸

多新文学作家，亦多有参与过《秋灯琐忆》一类小品文的点校、推广工作——这算得上是新文学内部的一个小传统了。譬如前文所及的俞平伯，又譬如周作人和施蛰存两先生。周作人在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中将中国文学的发展视为“载道”和“言志”两股潮流的互相消长，他们对明代以降的小品文的推崇，是提倡文学“言志”的自然结果。

施蛰存更是在20世纪30年代亲自上阵与出版商合作，编了套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，收录多有明清小品文、性灵文学、笔记体之类，而点校整理之人，亦多有新文学作家——他们在当时没少获得讥评，不过就敢于尝试、敢于知道不足以及接受批评的勇气来说，这算是当时的新文学作家富有生命力的表征之一。

从这个层面来说，我之译注《秋灯琐忆》，非敢以学人身份，而是以作家或诗人的身份，来做一项“与古为新”的工作。

我试图用翻译和注释的方式，激活百余年前生活于江南的一对才人夫妇活色生香的日常，体察一个男人弥漫于记忆的甜美、富足与哀伤，欣赏一名女子储存于文字的韵致、灵巧与可人，使审美与风雅再临于

现代性的烦闷。

本书使用咸丰二年（1852）钱塘蒋氏巢园刊本为底本，参考其他版本加以点校译注。此底本附于咸丰七年（1857）秋八月蒋氏家刻《三十六芙蓉馆诗存》内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《三十六芙蓉馆诗存》所收的《秋灯琐忆》，另带“咸丰二年镌巢园藏板”牌记，文内则有“忆戊申秋日，有寄秋芙七古一首……此稿遗佚十年，枕上忽记及之，命笔重书，恍惚如梦”等内容。戊申年（1848）的十年之后，应为咸丰七年前后，而《秋灯琐忆》牌记又说“咸丰二年镌”云云，据此可推断，此版本乃基于咸丰二年（关锁尚在人世，且该年为两人结婚十周年）初版，于咸丰七年前后增补而成，并与关锁遗作合编，刊行时牌记未行撤换。

除底本外，现将目力所及的《秋灯琐忆》点校本、注本、译本悉数列出。因本书篇幅不大，故而常跟其他同类作品刊行。眼界所限，或有遗漏。我的译注得以完成，颇受惠于此类民国以来的整理本，可谓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：

1. 大东书局 1931 年出版之标点排印单行本，周瘦鹃校阅。